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特進臣魏徵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  
 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事天子下  
 不事王侯語云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  
 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  
 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



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  
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  
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  
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  
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其欣  
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  
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  
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  
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

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  
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  
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鬢喪父事母  
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  
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  
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  
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



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

曰孔子稱禾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



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  
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  
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  
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  
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  
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  
無以債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  
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  
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

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飢多  
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  
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  
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  
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  
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  
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  
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  
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



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

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喜爲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



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  
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  
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  
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  
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  
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  
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  
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  
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

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  
以賑窮乏

崔廓 子曠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  
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長爲  
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  
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旣還鄉里不應  
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  
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



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  
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  
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賸賸字祖濬  
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  
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  
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  
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  
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  
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賸書曰昔

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  
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  
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  
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  
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  
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  
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  
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  
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



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  
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  
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  
寧侯繁辭賸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  
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  
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  
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  
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主殿下稟  
潤天潢承輝日觀誰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

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鶴  
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  
朔惰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  
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  
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  
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  
卓挾泰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  
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  
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



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邨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分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

者曠荅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曠曰何處有羊腸坂曠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



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濟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縣，郡名皆蹟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蹟與洛陽元善河東

柳詈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汭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 徐則

徐則東海邳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年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



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于至真觀暮月  
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  
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  
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  
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  
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  
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  
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  
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自心煙霞望赤城而待

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  
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  
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  
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西皓輕舉漢庭淮南  
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  
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  
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  
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  
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



諸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  
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  
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  
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  
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  
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  
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  
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

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  
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  
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棹餘  
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  
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  
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  
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  
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  
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



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曰可道  
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道無盈玄風扇矣  
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  
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贏我王遙屬爰感靈誠  
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  
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  
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  
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瑀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  
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  
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  
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  
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  
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  
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  
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  
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



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  
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  
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  
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  
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  
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  
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  
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  
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謝之始爲遠近所悉鄰

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  
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  
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  
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  
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  
賙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  
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  
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于家年四十鄉人  
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  
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  
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  
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于斯乎然士謙  
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  
親踈莫能貴賤皆袍樸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  
遂以肥遯見稱祖滄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

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  
 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  
 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  
 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  
 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  
 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



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  
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  
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  
負語鑿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  
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  
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  
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  
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  
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

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  
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  
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  
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  
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  
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  
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



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  
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  
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  
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  
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  
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  
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  
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  
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

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感止  
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  
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  
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  
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  
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  
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  
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  
也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



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  
收異度晉平建業旋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  
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  
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  
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  
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  
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  
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

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  
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  
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  
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  
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  
是漸踈不復請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  
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  
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  
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



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大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穎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

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日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用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



帝以二月甲子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

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頴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曆行及表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



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詈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

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戆立言忠鯁每有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實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



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旣而

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未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此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



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

善占候筭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嶠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



辭但恐是行鑿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  
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  
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  
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  
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  
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  
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  
賜姓為盧氏太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  
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

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  
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于雒陽

###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  
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漳南勇  
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群俚  
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  
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  
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



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于闔室  
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  
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  
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於高  
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  
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  
即位進欵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  
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  
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

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  
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  
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正吾知所歸矣  
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于世

###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  
因而歸宋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  
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  
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  
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于京城鼎負屍出寄  
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  
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  
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  
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  
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  
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  
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

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  
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  
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  
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  
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  
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  
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  
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  
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



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  
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  
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  
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  
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  
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  
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  
派南北孤絕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  
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

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  
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  
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  
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  
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  
諸兒誰得嗣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即當與  
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  
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  
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



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詿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賊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



隋書列傳卷四十三  
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鎮無不

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一此語不忘明年烏丸執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



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  
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  
五大官椽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  
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  
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  
阼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  
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

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  
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  
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  
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  
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  
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  
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  
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  
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



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朔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

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卯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



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  
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  
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良地鬼  
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  
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  
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  
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  
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  
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

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  
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  
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  
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  
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  
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  
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  
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



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

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是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日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及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



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  
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  
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  
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  
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  
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  
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

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  
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  
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  
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  
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  
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  
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  
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  
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



四書列傳卷之三  
日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  
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  
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  
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  
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  
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  
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  
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  
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

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  
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  
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  
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  
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  
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  
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



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  
至上儀同著歌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  
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  
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  
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  
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  
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

輝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六書十卷名曰金韜上  
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加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  
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  
卷武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  
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  
刺史趙嬰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  
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



附錄外傳卷四十三  
三十一  
忌之然暉言多不中曹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曹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曹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

上大悅漸見親用曹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曹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水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



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  
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曹玄  
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日爲斷於理未可  
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  
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  
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  
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  
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  
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

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  
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  
應食不食猶未能明曹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  
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  
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  
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  
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爲當食若  
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  
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



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  
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  
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胃  
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  
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  
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  
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  
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  
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

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胃玄積候知辰  
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  
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  
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  
約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  
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  
莫知多少胃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  
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  
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



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  
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  
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  
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  
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  
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  
術胄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  
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  
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

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  
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分多  
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  
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  
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  
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  
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  
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  
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



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  
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  
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  
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  
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  
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  
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

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  
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  
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  
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  
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  
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  
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  
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



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

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



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

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嘗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



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實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實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實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



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列傳卷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九

其子博曰

其子博曰

列傳卷第四十四

隋書七十九

特進臣魏徵上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



於已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閭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于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于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籍寵私階緣恩澤乘其

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叙其事爲外戚傳云

###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廣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



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駮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頴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

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弟陀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弃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私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陔整崔氏



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爲定州摠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爲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旣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獻

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難危功高弗賞睠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陔爲武喜縣公整爲千



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爲梁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

卒

獨孤陀字黎邪仕周胥附一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爲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



避左右諷施施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  
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頴納言蘇威大理正皇  
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施婢徐阿尼言  
本從施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  
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  
於畜猫鬼家施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  
酤施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  
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  
上初從并州還施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

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  
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  
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  
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  
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  
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施夫妻  
將賜死於其家施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  
是免施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  
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



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阼未幾而卒煬  
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  
禍獨孤阼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  
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  
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  
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  
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阼弟整官至  
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歸

蕭歸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譽初封  
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  
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譽稱  
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譽爲梁主遣  
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譽遂都江陵  
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于  
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摠管以兵  
戍之譽薨歸嗣立年號天保歸俊辯有才學兼  
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歸來賀帝享之甚歡



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  
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  
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  
焉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  
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  
親餞於澧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  
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  
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  
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

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  
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  
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拜謝而去其年  
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  
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  
擐甲胄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  
乖舛遽罹痾疾屬續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  
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  
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



并獻所服金裝劔上覽而嗟悼焉歸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歸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乃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

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餽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



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琮所  
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  
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  
百餘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  
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  
將兵戍之軍至鄒州琮叔父巖及弟瓚等懼弘  
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  
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  
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

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  
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  
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  
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  
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喻之  
琮荅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  
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  
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  
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



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勗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又爲宇文化及所殺

璠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荊州璠懼與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璠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答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璠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璠由是益爲衆所歸襄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璠遣王褒



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  
道士服棄城而遁璫衆聞之悉無鬪志與述一  
戰而敗璫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爲  
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璟  
爲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卿祕書監陶  
丘侯瑀歷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  
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  
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忤呂  
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采實豈全於大  
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  
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列傳卷第四十四

隋書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卷

列女

特進臣魏徵上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



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  
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  
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  
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  
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  
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  
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  
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  
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  
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  
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  
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  
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  
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  
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  
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



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  
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  
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有其罪妾當從坐不  
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  
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卽媯  
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旣不得  
從夫死乞葬于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  
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  
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  
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  
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主隨至聊城而  
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  
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  
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  
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  
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



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旣死



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逾

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甓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冼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



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  
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  
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  
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  
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  
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  
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大夫寶娉以  
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  
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

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  
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  
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  
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  
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  
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  
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  
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  
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



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瀆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瀆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叅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瀆石還謂寶曰陳

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賊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



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  
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  
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東未有所  
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  
摠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璿以南康拒守洸  
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  
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  
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  
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瑰帥衆

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瑰爲儀同三司冊  
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  
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  
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  
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于州獄又  
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  
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  
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  
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



龐靖等皆來恭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

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帛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



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摠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帛一千段謚爲誠敬夫人

###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迴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

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知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為無禮心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牀於郭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



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  
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  
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  
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  
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  
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  
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  
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耶安可不思  
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

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  
戾善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  
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  
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荅曰嗚呼汝  
年已長吾謂知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  
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  
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  
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  
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



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  
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  
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  
嘗輒出門閣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  
皆不詣其家非自手足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  
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  
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  
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爲清吏  
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  
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  
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  
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  
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  
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  
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



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  
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  
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  
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  
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丁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  
輔丁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  
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

軍戰沒丁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  
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  
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  
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  
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  
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  
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  
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  
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



婦關終于家年七十二

###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

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竒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



人神特宜矜免用槩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  
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  
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  
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  
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  
能已宜標揚優賞用彰有德可賜帛五百段集  
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

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  
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摠  
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  
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  
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蓬篠上作獠儻取  
公卿子弟脅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  
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  
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  
爲蓬轉隊每犍鷹繼犬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



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

直前曰黑白在干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奉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領南首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子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

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



自節儉晝夜紡績穡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止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

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于井



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儵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

亡自可即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簣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于明識遠圖直心峻



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  
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  
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  
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  
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  
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  
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列傳卷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

列傳卷第四十六

東夷

隋書八十一

高麗

特進臣魏徵上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  
於室內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  
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  
蒙非人所生成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  
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  
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



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  
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  
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  
閻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  
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母丘儉拒破之位  
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爲慕容氏所破遂入其  
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爲百濟所殺  
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  
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

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  
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  
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  
南臨沮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  
國中呼爲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  
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  
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  
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  
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烏羽貴者冠用紫羅



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襪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于柱斲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于沮水之上王乘腰舉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

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于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儻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



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

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



潘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  
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  
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  
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  
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  
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  
藩國謂朕何也王必盡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  
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  
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歷十年

彼則恃長江之險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  
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  
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  
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  
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  
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  
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  
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  
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



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摠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摠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表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

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



西拔賊武厲羅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  
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  
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  
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  
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  
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  
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  
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  
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于太廟因  
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壯  
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  
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  
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  
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  
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  
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於帶方故地漢遼



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使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柰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

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柰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于頭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等箎笛之樂投壺圍碁擲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



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芴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于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舳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旣聞平陳遠令

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悉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例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



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今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舳舻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

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

###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獺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爲上開



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鳥次小鳥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

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摠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十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其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

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為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糝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其俗姪而如其妻外姪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姪姦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



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  
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  
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  
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  
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  
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  
懽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  
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  
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

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  
飲于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鬥之  
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  
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  
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  
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  
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  
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  
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



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琯刻禽獸

多闔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善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闔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鐺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劔鉞之



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  
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舉之而行  
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  
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  
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  
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  
人致謝即共和解救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  
以鬪體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  
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

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  
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  
錐大如筋長尺餘鑿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  
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爲年歲  
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  
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  
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  
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爲娉或男女相悅便  
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



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  
爲酢釀米麩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  
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  
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  
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然扶女子上膊  
揺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  
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  
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  
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

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  
持一挿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  
稻粱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  
松榿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  
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  
便將所殺人事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  
髒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  
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髒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  
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



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  
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  
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  
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  
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  
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  
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  
又東行二日龜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  
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  
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  
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  
而還自爾遂絕

###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  
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  
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  
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  
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



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第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

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



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裳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裳襦裳皆有襪檝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鏃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

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墜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投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



同好碁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  
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項令入水  
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  
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  
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  
夫相見婦人不姪姪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  
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  
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  
小輦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

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  
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  
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  
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  
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  
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  
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  
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  
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舳羅國經都斯麻國



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旣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異聞大國惟新之化清

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旣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旣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絲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



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叅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于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關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萬曆二十三年刊



阿言及但卷四十六

子卷第四十六

隋書八十一

